

“拿起笔杆作刀枪”，口诛笔伐对于我们60后是多么痛的领悟。暴戾粗糙的口号装订着童年的无知和少年的困惑，及至高中校园悄悄传唱《一条大河》：“姑娘好像花一样……”竟有莫名的惊奇与悸动，似冰封的河面迸裂，似梦中遥远的花香飘来，这温柔的文字，击中少年的心，对异性神秘的愉悦刹那醒来……尽管现在看来女人如花的此类比喻是如此的平淡庸常，可对于那个年代少年荒芜久旱的心田，恰如汨汨甘泉。

后来读杨朔的《荔枝蜜》，始羡文字竟可优美如此，既高大上，又玩捏得如蜜如饴——

“我的心不禁一颤：多可爱的小生灵啊！对人无所求，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。蜜蜂是在酿蜜，又是在酿造生活；不是为自己，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。蜜蜂是渺小的；蜜蜂却又多么高尚啊！

透过荔枝树林，我沉吟地望着远远的田野，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，辛勤勤地分秧插秧。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，实际也是在酿蜜——为自己，为别人，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着生活的蜜。”

也许是火药味的政论文千篇一律，少年的胃被“填鸭式”灌得反胃，遇到这入口便化的软文，食如甘饴，竟相模仿，一点也不觉得“杨朔体”的矫情。“我的心不禁一颤”，成为我辈那时作文由物及人、卒章显志的常用手法。后来，读刘白羽《长江三日》、秦牧《花城》，尽管风格各异，总有“心颤”之感觉，一条光明的尾巴在晃动。

再后来，文艺的春天，大虫辈出，目不暇接；网络文学更是思极千载，妖蛾纷飞。阅读从欣赏沦为消遣，读得让你心跳，让你面红耳赤，让你心旌摇动，让

有个旧日的同学，属于班花的类型。某一天说起近况，工作的环境让她怨气很重，尽管在外人看来这样的工作已属梦想的范畴。想起相识的那么多年，不知怎么我就是对她没有任何好感。那些年，她会羞涩地说起哪些男孩对她有意，哪个男生送了手表给她。眼神顾盼，压着下巴。倾诉和倾听，是我们偶尔相遇走道的交流方式。那时，我只是笑而不语，后来和一个朋友因为相近的原因忽然翻了脸，忽然让我明白问题所在。班里的女生提起她，总是列举事例，言语不逊，当时我想多半出于对她相貌或者受欢迎的嫉妒。

今天，当我想到那位漂亮的同学，浮现她还像十多年前一样高频率眨巴眼睛的画面，总是感到深深的索然无味。那时候音乐老师在表演的时候，总是让女生们快速地眨巴涂着亮亮眼影的眼睛，因为台下的评委因此感到电光十足。外表第一次让肤浅的我感到很乏味，此时网络流行着一张有声照片《还不是因为你不好看》，逗乐我的同时，让我深深觉得也许有时候肤浅就是人生的真相。我问好友，即使真的娶到一位倾城美女，难道十年二十年后还会不厌倦吗？我忘了他的答案，但是好男人都很简单，他们不会有这样的顾虑，至少眼前能够坐拥美女，非常满足，令人羡慕。

我想我不会说出我的近乎无感和毫无好恶。我只是嫉妒她，这样想的时候，我才感到没那么的矫情。

蒋勋先生的书，读到第四本，越来越喜欢。单说他的文字，就是在教育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。他从不刻意堆砌华丽的辞藻，从不用冗余的长句、专业的词汇把我等“盲流”甩出几大街。他的文字就像白居易的诗，极其平实易懂，又时时透露出美感令人心醉。他的书不为显摆学问，得瑟胸中墨水，却永远在某个时间轻轻击中我的心。

如果在眷恋荷花盛放的时候，拒绝荷花会枯萎这件事情，是不成熟的。在生命里眷恋的人，有一天也会与我们分别。明白了这些，情感可以更深。

“个人的生命会结束，朝代会兴旺，所有的一切，时间的意义上都会有所谓的结束，意识到这件事时，会产生一种幻灭感。当我们觉得生命非常美好时，恐

秋天的乡村里，到处可见满篱满架的扁豆。

农村人家在家前屋后，种一两棵扁豆，不需要搭架，只要有一道篱笆，甚至是棵树，藤蔓缠绕攀援，蓬蓬勃勃，属于特接地气的泼皮的那种植物。经过整个夏天，趁着伏天暑气蒸腾，扁豆炼狱般抽着藤叶。到了秋，它的藤叶疯长起来，占据了一大片篱笆，盖住了整个树顶，把树压得直不起腰来。

秋天的扁豆是农家小院最出色彩而且灵动的篇章，那一篱篱、一树树紫红的、白色的扁豆花，如鹁羽的豆荚，点缀村野景色，陶醉你的眼睛和心灵。

扁豆秋韵，只有国画家能用灵动的画笔画出其中的意境。精于中国画的汪曾祺先生在《食豆饮水斋闲笔》中写道：“暑尽天凉，月色如

一缕情思摇人魂魄

□ 陈祥

这年头，能让你心动的人，别错过；能让你心颤的文字，须珍惜。

午憩，躺在沙发上仰望天花板，随手抓来一本书，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，咀嚼一段：夏月荷花初开时，晚含而晓放，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，置花心。明早取出，烹天泉水泡之，香韵尤绝。

读到此处，“我的心不禁一颤”：多可爱的小生活啊！芸，细心如此，灵巧如此，情趣如此！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难怪浪漫公子沈复对她情有独钟，捧在掌心。

读《浮生六记》，恍然梦中，此篇尤令人神往。经文艺范的芸轻轻调弄，茶汤有了绿茶的香醇清冽，又增了荷的清幽香远。轻啜一口，仿佛在刹那体会伊人的绵绵情意、幽香盈盈，怡然而享尘世之清欢。

神往之际，你是否不禁一颤：为芸的纤纤素手，为芸的巧思妙想，为芸的缱绻之情，为芸的呵夫之心，为芸的盈盈幽香。一颤之余，是否感悟，你身边也有许多这样的小寻常啊，只是淹没在油盐酱醋、烟火熏绕之中，譬如说，你家的一个拿手菜，再譬如……这许多小确幸的背后都有一双美丽的手，默默地酿造生活的蜜。我虽不像贾宝玉，见了女儿便清爽，见了男子便觉浊气逼人，但能遇见她们的美丽，此生有幸。

读罢，写罢，已不能寐，用杨老师的经典结尾恰好：“这黑夜，我做了个奇怪的梦，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……酿造着未来……”

怕很难意识到生命有一天会结束。如果意识到生命会结束，不管离这个结束还有多久、有多远，就会开始有幻灭感。因为会觉得当下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，在这个不确定的状态中，会特别想要追求刹那之间的感官快乐和美感。”

就像明天就要死去一样去生活，去爱。我想，这是蒋勋先生在讲到晚唐诗人李商隐时，谈到的这段话所要表达的。可能我的确早熟，在很早的时候，就因为感到所有东西都会逝去，而感到内心很荒凉。一遍遍追问人生的意义，又得不到回答，使童年也在一阵阵疯过的狂喜后感到悲伤。几年前，我遇见一个医生，他说我这叫期待性焦虑，对未来的事情总是抱有悲观的想法。我是感到焦虑，但真的不悲观。今天才知道那叫幻灭感。在我还读十二年“苦窗”的时候，常常会想到爸妈、爷爷奶奶终有一天会离开，我的童年、青春总有一天会消失，于是在看到小孩子在爸妈面前努力表现，只希望爸妈一声夸奖时，忍不住眼泪流下来。那时候，我觉得自己是个怪胎，在毫无泪点的地方忽然变得如此脆弱。

好友常说我太极端，同样的，我也喜欢极端的人。足够饱满才像用尽力气生活的姿态。可是大多数人是缺乏勇气的，困囿在舆论、眼光中不得伸展，他们成了别人喜欢的样子，却常常感到不开心。就像青春故事里，曾经的少年们都说自己变成了当年最讨厌的样子。也许所谓幻灭感，就是在我行我素与循规蹈矩的那个节点，深深地令人伤感，即使知道终点在所难免，仍然会有大多数人走进大队伍，过一段靠谱的人生。

我想，也许每个人都会深深爱过节点之前的自己。至少那个自己是那么真实，没有做作，没有矫情，不会装。

太过早熟的人，往往走着一条逆行的道，当别人进化到了成熟，他却又开始践行纯真。不合调的倔强。

秋风疏篱扁豆香

□ 姚金斌

青藤白花紫花，不知疲倦地花开花落，结荚长豆，没完没了……

扁豆荚，状如月牙，颜色有白的，白扁豆；有紫的，红扁豆；有青色带有紫边的，油扁豆……都是乡下人家的家常小菜。最道地的农家素菜：焖扁豆芋头。还真别瞧扁它，扁豆去掉边上的筋，芋头去皮，爆炒油焖，顷刻便化作了舌尖上的至味！

秋风疏篱扁豆香。花开花谢，扁豆荚一直到深秋。家的饭桌上每天都有一碟油煸的扁豆角，那是天赐的美食呢。

雨中溱湖寻野趣

□ 毛群英

踏足泰州溱湖国家湿地公园，适逢台风“云雀”光临。谁知，雨中溱湖，美不胜收；湿地野趣，别具风情。

从景区入口处乘坐湖上画舫到达游览区，随着人流走进溱湖湿地科普馆，一览“溱湖寻迹”“探本溯源”等主题版块。室内的光线虽说暗淡，但滚动的大屏生动展现了溱湖湿地的四季美景以及“溱潼会船”“秦砖汉瓦”等民风民俗。凝眸细看，动植物标本栩栩如生；侧耳静听，还有清脆的秋虫唧唧、鸟鸣啾啾，似乎从苇丛深处传来，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。于是，亲身体验湿地野趣的心情愈发迫切起来。

出了科普馆的门，迎面又是一方小湖。漫步木栈道上，但见湖面上菱盘簇簇、荷叶田田，白色的水莲花冰清玉洁，粉红色的荷花热情奔放。近岸处，蒲草丛丛，杨柳依依，芦苇摇曳，相互间挤挤挨挨，仿佛置身于绿色的海洋。刚才还是烈日当空，须臾间，天空中阴云密布，狂风裹挟着豆大的雨点不期而至，满湖的明亮色彩一下子幻化成黛绿色的水墨画。手中的一柄小雨伞显然敌不过肆虐的风雨，顾不得湿了衣衫，拿起相机，我要把雨中的溱湖拍个够。

木栈道尽头的旅游标识告诉我，我已步入了湿地核心区。下一站是溱湖动物园，不过还得乘船前往。码头边，停泊着十几条电瓶船和摇橹船，掌舵摇橹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妇女，浑身散发着乡土气息。从她们朴素的衣着和纯朴的神态看，应该都是当地的“原住民”。后来，导游的介绍证实了我的想法，由于湿地被开发，靠种田吃饭的村民纷纷“洗脚上岸”，加入了旅游服务业的行列，吃上了旅游饭，收入水平和幸福指数从此变得杠杠的。我们随船的一行游客都来自扬州，其中的一位和导游打趣道：“你们这的船娘没有扬州船娘的青春妩媚，我们那的船娘可都是大学生哟。”把控方向盘的中年妇女似

乎对满船的笑声充耳不闻，继续专心致志地开着她的游船，一双粗糙的手倒是显露出灵巧和娴熟。

电瓶船在星罗棋布的岛屿间行进时，我突然发现前方有一只体态轻盈、状似野鸭的水鸟漂浮在水面上，于是向导游请教。导游的知识还挺丰富，她讲解说，这是我们湿地特有的黑颈??，又名“水葫芦”，头顶和颈上部均为黑色，外形如鸭，而嘴却直而尖。它既能在天上飞，又能在水里游，还会在岛屿上筑巢繁殖，平时都栖息藏匿在芦苇或水草中，是区域生态环境优良的“形象代言人”，不过胆特别小。说话间，黑??见游船靠近，一眨眼钻入清纯甘冽的河水中，半天也不见踪影。导游还指着杂树丛生、滩草茂盛的岛屿说，为了遏制岛上野草的无节制生长，景区还请村民牵来羊群在上面放养，既疏间了野草的密度，又肥了羊。

不知不觉，游船已抵达动物园，面积不算大的板块内，分区圈养着麋鹿、扬子鳄、黑天鹅等一批珍稀野生动物。刚刚还在荫凉处躲避风雨的扬子鳄，见太阳从云缝中露了脸，懒洋洋地爬上晒台，眯缝上眼睛享受着日光浴；一群麋鹿在浅水的泥塘里快乐地嬉戏纳凉，一只健硕的公鹿显然是这里的群主，独占水塘一方，俯视着它的臣民，6根鹿角像分叉的树枝上扬，上面还披挂着几株水草，显示出它的王道和霸气。

动物园附近有一座半月型的拱桥，离桥30米远的河道上，一道簑箬将河身拦腰截断，簑箬上爬满了青眼红毛、体魄健壮的仿真蟹，虽说画面有点夸张，但也形象见证了溱湖渔民的勤劳和智慧，不虚“南有澄湖闸蟹，北有溱湖簑蟹”的美名。遗憾的是不在食蟹节令，少了对溱湖蟹簑膏厚肉腴的直观感受，好在中午的餐桌上，品尝到了“溱湖八鲜”中的溱湖甲鱼、溱湖银鱼、溱湖青虾、溱湖四喜、溱湖水蔬等美食，也算饱了口福，不虚此行。

半天的旅程显得有些匆忙，对湿地野趣的体验，无疑只是一场走马观花式的邂逅。溱湖湿地，心中有缘，还怕没有再次重逢的佳期吗？

娘·娘娘

□ 朱延庆

汪曾祺1939年19岁时离开故乡高邮，直到42年后的1981年才重踏上故土，见到他的继母任氏时，叫了一声“娘”，同时

屈右膝弯左膝摆出跪拜的姿势，任氏连忙一边抓着他的衣袖，一边说道：“免了，免了。”

娘，在宋代司马光《书仪》中就指母亲，而高邮、扬州等地称继母为“娘”，或在背后称“晚娘”“晚妈妈”。在现代汉语中，“娘”也有指母亲的，如有的人一边吃着娘给的食物，一边骂娘，这“娘”就是指母亲。

近几年，扬州瘦西湖新添了一些大学毕业的船娘，她们一边在瘦西湖中撑船摇橹，一边向游客介绍扬州的风景名胜、历史掌故，不时还唱起扬州民歌。有人为新一代的船娘叫好，也有人认为这是大学生的悲哀，所学非所用，争论莫衷一是。20多岁的姑娘尚未结婚怎么能被称做“娘”呢？《广韵》：娘，少女之号。原来在中国古代少女也叫“娘”。《子夜歌》中就有“见娘喜客媚，愿得结金兰”的诗句。

日语中的“娘”指女儿，非指母亲，这似乎保留了中国古代汉语的意思。

在中国的婚嫁礼仪中有请伴娘的习俗。所谓伴娘是指女儿出嫁时请熟悉婚嫁礼仪之妇女随护新娘，不论是年长者还是年轻者均可担当，这里的“娘”即指女子。

某公有两个儿子，均成家了，他称大儿媳为“大娘”，二儿媳为“二娘”，“娘”指妻子，“大娘”即大儿媳，大儿子的妻子。

中国的烹饪源远流长。据史籍及相关资料记载，历史上出了不少女厨师。在众多的女厨师中首推宋五嫂。传说她是汴京人氏，宋都南迁后流落到临安，以制作鱼羹闻名，曾受到游西湖的宋高宗、孝宗的赞赏。如今杭州的名菜“赛蟹羹”就是在“宋嫂鱼羹”的基础上改造发展的。

有的女厨师擅长冷菜拼盘，有的擅长做点心，清代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中提到仪征南山的“萧美人点心”为一时名点。

在古代，一些女厨师常受雇于达官贵人。到了宋代，受雇于人的女厨师成为一种受

人尊重且时髦的职业，非极富贵者不用。这些女厨师被尊称为“厨娘”。有的厨娘风姿迷人，技艺超人，身手、风度非一般厨师所及。厨娘的“娘”指女子，年长、年轻的女厨师都可以称作厨娘。当代应当多出些厨娘。

皇后或官妃称作“娘娘”。朱元璋的元配夫人姓马，农民出身，脚大，于是民间传说，马娘娘的脚一尺三，太夸张了。

在宋代，称太后为“娘娘”，也有的地方称母亲为“娘娘”。

小梁今年30岁了，走起路来袅袅娜娜，人称梁青衣；说起话来嗲声嗲气，人称娘娘腔。娘娘腔即女人腔。

南通市区称老婆为“娘娘”，就如同扬州地区称婆老婆为“婆妈妈”（妈妈读成马马音）一样。

江淮一带称妻子为“婆娘”，是中性的词。某单位负责人是位女性，她对人严，对自己宽，遇事常常多为自己打算，很少想到别人，她的事背后均以“婆娘”称之。一个已婚的女人被人称作“婆娘”就含有不恭敬的意思了；倘若被称作“瘟婆娘”，那简直就是带有怨恨的骂骂了。有理好说，不能骂人。

在戏剧中常常听到丈夫称自己的妻子为“娘子”，这是旧时丈夫对中青年妻子的尊称。《辍耕录》：“都下自庶人妻以及大官之国夫人皆曰娘子。”

“娘子军”在隋末时就有了，李渊的女儿（后称平阳公主）统率的军队号称娘子军，领兵助高祖定天下，后来用来泛指女子组成的队伍。梁信编剧的《红色娘子军》成为经典名剧。年轻的女子未出嫁时，人称“姑娘”“大姑娘”，岁数大了，还未结婚，人称“老姑娘”（有的地方称最小的姑娘为“老姑娘”），就如同在西方国家80岁的女子没有结婚人仍称“小姐”一样。大姑娘结婚了，对她的称呼就改成“小大娘”了。汪曾祺的《大淦记事》中写的一些搬运工，他们一边挑担，一边打着号子：“小大娘嘞，歪歪子哟！”似乎肩上的重量轻了不少。

江淮方言词语与故事